



410001

风向远夏里

总有一个，他会陪着看遍所有流年辗转的风景。

若若的小猪



Feng Xiang >>>
Yuan Xia Li

全景式书写史上最暖心的
青春小爱恋！

两个美男来PK，一朵萝莉心慌慌，
GOD！要不要这么幸福！

竹马？冤家？谁是她最后的选择？
腹黑？毒舌？谁的魅力更特别？
求婚？告白？谁能技高一筹？

410001

风向远夏里

总有一人，他会陪你看遍所有流年婉转的风景。

若若的小猪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风向远夏里 / 若若的小猪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1. 8

(落樱离岛歌系列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53-0636-1

I. ①风… II. ①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7421号

落樱离岛系列 之 风向远夏里

© 若若的小猪 著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何 鹏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s.net

E - mail：zhcbs@zhc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37 字数：670千字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0

书 号：ISBN 978-7-5453-0636-1

定 价：79.20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序：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惴惴地，悄悄地，小心翼翼地；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唐突地，热烈地，石破天惊地；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偏执地，纯粹地，抽筋削骨地。

我们生命里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丰盛充沛且艳若春阳的情感，不过是因为与爱有关，不过是因为有那样一个人出现了，而且他是唯一的，是最好的。

所以就有了一个这样淡淡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带着这样淡的底色，祝锦官、程子言、陆正轶，他们年轻的面孔在青春和成长的双重裹挟之下，渐渐变得成熟，也变得更加美好。

亦舒说过，只有年轻的时候才会爱人多过爱己。在你年少的时候，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人，书上有一个美丽的词，称它为——青梅竹马。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那时候你们还小，双眸明净不染尘，你注视到身边的那个持久而安稳的玩伴，你长久地对他好，没有机心，没有功利，甚至连你自己都说不出缘由。

故事里有些孩子气的女生祝锦官便拥有这样一个小竹马，程子言并非万能，他也会生病，也会生气，也会小心眼儿，但是好在他有足够的耐性，且懂得经营。他纯粹地喜欢她，喜欢到放弃保研的机会留在C大，陪着她成长；他偏执地喜欢她，偏执到以一纸婚书捆绑住她……对于婚姻，我们能想到的东西有太多，如责任、忠贞、理解、宽容……最重要的，其实仍旧是爱。

璀璨俗世，饭蔬衣食，程子言的爱很多时候是有形的，细细密密地布满了他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如一枚戒指、共同饲养的宠物龟、因为她而开设的课程……庆幸的是，小小的锦官没有辜负这样温柔的爱意。

自然是要提到陆正轶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眨着眼睛叫锦官“泡芙”，和她一起演戏、一起工作、一起吃臭豆腐的陆正轶；会与锦官每天插科打诨却又小心翼翼保护她的陆正轶，后来他离开了。说是离开，却没有真正地告别，他们之间，甚至连一句爱恋的话都没有正式说出来过。但一起的经历仍旧是美好的，他们彼此懂得，即使游离于对方的生活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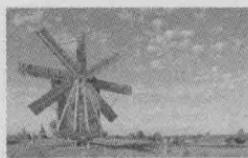
真正的好朋友，是会在离开之后说起那个人的时候，轻声道一句“我守护她”。没有得到她，那就远远地守护着，这种情感已经渐渐与爱无关，类似于一种习惯，它安全、独立、可以完全自控。

黄沾在歌词里写道，你是个妙人，是一个少年狂。我知道，在你们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的人生里，总是会遇见这样的人，一个妙人儿，他们洁净又美好，像是春天的日光，温暖地漫在你的眉梢与眼角，陪伴你走过无数的，暮暮朝朝。

且行且惜吧。



Contents 目录



001

Chapter 1 温暖的靠近

祝锦官走得累了，步子便缓下来，看见后面程子言的影子被路灯照得长长的，映在路面上，垂向自己的方向。

029

Chapter 2 陆正轶的新欢

“泡芙，我觉得吧，之前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都好像是为了要遇见她才经历的。”那样肯定的口吻，祝锦官已经认识那个人两年了，还是第一次听见。

057

Chapter 3 把回忆串联

一切完成后，他才抬起头，眼中是祝锦官很陌生的神色，很复杂，有怒意，又似乎在很深的地方藏着一缕一缕的悲伤，他看了她一眼，说：“祝锦官，你疯了。”

087

Chapter 4 戏里戏外

她唯一记得的，就是陆正轶的声音，他在她身后，精确地说出那一串台词，并不是声如洪钟的激烈，却能轻易蛊惑人心。

125

Chapter 5 当时的天真

祝锦官不自觉地看了看手里攥着的手机，外面的阳光实在有些炽热耀眼，但是依然没有陆正轶的音讯。

161

Chapter 6 心在那里

在他眼里，这个舞台上，不过只有那一个舞者，穿着白色的衬衫，亚麻色的裙子，像是早已预演好的一般，熟练地，不着不顾地，冲进了他的生命。



Contents

目录



181

Chapter 7 那些美好

但是，他终究没有走上前去，像过去那样拍一拍她的肩，笑着说一句：“嘿，泡芙，好久不见，有没有很想我啊？”

207

Chapter 8 最后的密会

那个总是对她没心没肺地笑，那个叫她“泡芙”，那个和她一起玩Cosplay，那个和她抢一碗面的桃花眼男生，他要离开了。

227

Chapter 9 时光里的笑容

那条叫做时间的巨河，原来这样厚爱自己，它将这样一个美好的男人，以命运的形式，赐予为她生命的华贵礼物。

251

Chapter 10 年华的枝丫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刹那间她知道，她终于从程子言那里，毕业了。

277

Chapter 11 忽而今夏

先后起飞的两架飞机，终于背道而驰，越来越远，渐渐落入云流。但彼时的他和她，都一定在飞往幸福的方向……

287

番外 春暖花开时

Chapter 1 温暖的靠近

祝锦官走得累了，步子便缓下来，看见后面程子言的影子被路灯照得长长的，映在路面上，垂向自己的方向。



【1】

祝锦官年度最窘的Top事件似乎统统发生在从宿舍去澡堂的那条小路上。C大本科部的校园规划里最烂的一个项目大概就是那仅此一家的澡堂了。

本科部的宿舍里没有热水器，卫生间也是公用的那种，因此一年四季，洗澡便成为需要提上日程详细安排的大事件。因为不管怎么样，每天只在下午营业四个小时的学校澡堂绝对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需求，于是排队成了必然现象。

“锦官，快点啦，你再拖拉的话，一会儿就排不上了。”华甜早已准备妥当，催促着祝锦官，而对方正埋头玩电脑，正襟危坐，一丝反应也没有。

“刚刚好像听说程子言学长要到本科部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到十九栋来看看……宿管阿姨大爱美男，估计不会不让他进来的。”华甜故作不经意的样子随口说道，却见祝锦官一个激灵，原本纹丝不动的脊背立即挺直，她回过头来干笑着：“华甜，我说怎么好像有事情没有完成似的，原来是天将降洗澡于斯人也，我们赶紧出发吧。”祝锦官接过华甜手中的东西，拉着对方大踏步地往外走去。

澡堂外蜿蜒的队伍，看得祝锦官一阵心悸。突然，她脚下一扭，拖鞋的橡胶带子被连根拔起。

“啊！我就知道今天不会有好事情，华甜，你看看。”祝锦官拿起坏掉的拖鞋，叹着气折腾了两下，仍无济于事。

华甜看着周围往来不绝的洗澡大军，哀号着：“锦官，早就提醒过你换拖鞋，你这双鞋底那么滑还磨脚，你偏不换……唉，算了，还是我回去帮你拿一双过来吧。”

“不要！”祝锦官拉过华甜，干脆把另一只拖鞋也脱下来用

手指钩住，“我打赤脚就好了。人那么多，一会儿得排更长的队了。”

缓慢排队的过程中，祝锦官耷拉着脑袋，表情恹恹的。

华甜推推她：“锦官，你还好吧？是不是听说程子言要来你很兴奋啊？”

“哪有，那个小人！看到他一次，我就剁他一次。”想了一下，觉得似乎不太现实，于是她又弱弱地添了一句，“剁不了他，我躲还不行吗？哼！”最后那个“哼”简直就是从鼻孔中冲出来的一般，透着满满的不屑。

华甜倒是不以为然，一副帮理不帮亲的姿态：“锦官，其实我觉得你应该镇定一点，何况那件事情到底是谁吃了亏还不一定呢！说不定程子言还觉得他自己亏了呢！”

“华甜，你怎么可以帮外人呢？我才是你的好姐妹！明明就是他冒犯了我，趁我犯晕的时候搞偷袭，小人小人小人！”

“可是据官方消息，当初可是你夺走了程大帅哥的初吻哦！”

“这是哪里的官方消息啊……”祝锦官脸部扭曲，咬牙切齿地道，“明明是他当时喝醉酒强吻了我！”

“锦官，低调一点。”华甜推了推祝锦官，“你没听见前面有人在谈论你家程子言的英雄事迹呀？粉丝的力量可是无限的哦，散粉也一样不能小瞧。”

祝锦官向前倾了倾，果然，队伍前面排着的几个女生，唧唧喳喳在谈论的对象除了程子言还有谁？

“今晚报告厅的讲座听说程子言学长也会过来啊！”

“真的吗？那一会儿得早点过去占位子了。”

“你早去也没用，听说学长已经在外面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公司，IT新贵哪里有时间能准时参加这种报告会啊，能来就不错

了！”

“听说程子言还没有女朋友哦……”

“那是，事业型的男人嘛！何况人家只有二十二岁而已，怎么可能那么早恋爱呢？这样的男人，四十岁成家都不过分！”

祝锦官赤着脚，站在那里听得愣住了。这时华甜在她耳边小声说道：“喂，锦官，程子言什么时候那么邪乎了？还IT新贵呢……”

“我哪里知道，”祝锦官没好气地说，“哼，现在对我而言，那个烂人就是炮灰。炮灰，我一粘再吹口气，他就得打包滚！”

“他不就是偶尔脑子糊了亲了你一下吗，以前又不是没亲过，你干吗还反应这么大啊？不能反抗就干脆闭着眼睛享受好了！”华甜顺着蜿蜒的队伍慢慢挪动，“对了，陆正轶情伤好了没？”

华甜不提也罢，一提起陆正轶那个家伙，祝锦官就立刻恨从心头起，眼一斜，脸涨得通红：“陆正轶哪里情伤了？明明就是他甩了那个女人，还装着醉酒要我去拯救他。如果不是去拯救他我也不会遇见程子言了。”说着，祝锦官握紧手中举着的澡篮，放出狠话，“再见到陆正轶，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正宗的祝家族风踢！”

刚说完，祝锦官听见头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泡芙，你要让我见识什么？”

抬起头便看见陆正轶一双桃花眼里满是媚笑，哪里有半点受了情伤心神俱疲的样子啊？此时他正盯着自己的一双赤脚笑得快岔过气去了，祝锦官被他盯得不好意思，微微低了低头，又听到他笑得欢畅地说：“泡芙，你今天要走赤脚大仙路线吗？或者这样是本着对我负责的态度，使祝家族风踢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祝锦官一时语塞：“陆正轶，你怎么也来澡堂洗澡啊？”

“怎么了？你鄙视我？我怎么不能来澡堂洗澡了？这地方被

你垄断了？”

祝锦官被他的话给戗住了，于是索性转过身去不再理他。陆正轶也乐得清净，伸手揉了揉祝锦官的短发，满意地看着原本就不整齐的头发成功地被糟蹋成鸡窝状，才安然地转身，进了不用排队的男澡堂。

华甜同情地看了一眼祝锦官：“必须要承认，你今天大概不宜出行。”

“我也这么觉得。”好不容易送走瘟神，祝锦官有些沮丧地回应着。

“你洗慢一点，一会儿我回去帮你拿一双拖鞋过来吧，外面地上那么烫，又脏。”华甜对祝锦官说。

“哦。”她乖乖地点了点头。

按照华甜的吩咐，祝锦官洗完澡后站在澡堂门口等她送拖鞋过来，澡堂离宿舍有一段距离，虽然不算远，可是一来一回，也是要花些时间的。百无聊赖，祝锦官就打量着洗完澡从澡堂出来的女孩子。

看了两分钟，祝锦官便悲从中来，怀着壮士断腕的决心，毅然收回目光。

然后在心里一万零一次地为自己悲惨的命运默哀。

似乎每次倒霉，都和陆正轶那家伙有关。祝锦官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次记起那件不幸的事情了。

【2】

祝锦官高考前已经拿到北电和传媒大学编导专业的通行证，只要文化考试达线，一切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而祝锦官最擅长的就是文化课的考试，从小到大，她在程子言万恶的阴影下，早已习惯把成绩考得漂亮到让老师和家长都放十万个心的程度了。

为此，祝妈妈甚至早就在S市一家数一数二的酒店订好餐位，就等着祝锦官考完最后一门，领着七大姑八大姨们一起去酒店开香槟庆祝了。千算万算，祝妈妈漏算了一卦，就是祝锦官在高考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富二代开着跑车撞伤了头。

那是高考前的关键日子，三天以后考生们不管是否愿意，是否准备充分，都要一窝蜂地冲向独木桥，因为太关键，所以很多学校都会在考前放假，让学生自我调整、减轻压力，于是那个黄昏，祝锦官背着又大又重的书包和苏苏告别，准备回家。

站在校门口站台等公交车的时候，祝锦官闻到对面的甜品店里传来鲜甜的奶油香味，一时心动，立马奔过去买了一盒泡芙。因为她是常客，嘴又甜，还经常拉一帮学艺术的朋友一起过来吃甜品，所以那个友善热情的老板娘每次总会额外送一些小点心给她。那天在帮祝锦官装好泡芙后，老板娘还另外送了她一块精致小巧的水果蛋糕，祝锦官乐呵呵地谢过老板娘，转身出了门。

过了很久以后，祝锦官每每想到那家甜品店，总是会忍不住感慨一番，懊悔一直贪吃的自己那天怎么就没有馋虫进脑，坐在店里吃完那块水果蛋糕再走。

不偏不倚，非要与陆正轶那个该死的撞上了。

是实实在在地撞上了——他的车撞上了她。

学校附近并没有设置红绿灯，祝锦官的学校虽然名气很响，可是并没有身处闹市，反而偏安一隅。平日里那段路上的车并不多，开得飙起来的跑车更是少见，因此祝锦官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急刹住的车撞上的一刹那，简直就是蒙了。

虽然陆正轶及时刹住车，可是强大的惯性还是让祝锦官被撞得弹了出去，脑子在一瞬间变得空白，可是意识还是有些清醒的，她手里还使劲地抓着那盒泡芙，而另一只手提着的蛋糕早已不知被甩向了何处。在昏迷前的一瞬间，她在心里已经开始向北电和传媒大学挥手告别了。

祝锦官的高考就这样被陆正轶给毁了。

后来陆正轶老实和祝锦官交代撞车事件的始末时，曾经无意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陆正轶之所以在十九岁那天违规开车还开得那么快的原因，是他要赶着去分手。

一听到此处祝锦官立即火冒三丈，踮起脚揪住陆正轶胳膊上的肉就是一阵如暴风骤雨般的狂拧。对方在一片啊声中还不忘求饶：“泡芙，你下手轻点……啊，真的很疼呀……泡芙，请你吃饭，随便点。”

当初陆正轶在撞上祝锦官后立即冲下车查看她的伤势，那时她还有一丝神智，虽然并没有流血，可是到底脑子糊掉了，看见不认识的男人过来，第一反应竟是立即把手中的泡芙往怀中紧了紧。当时陆正轶就乐了，一把抱住她说：“泡芙妹妹，不要害怕，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以后陆正轶便一直叫她“泡芙”。圆圆的，甜甜的泡芙，倒也真与祝锦官有三分相像。

祝锦官清醒后，才通过妈妈知道送她来医院的始作俑者陆正轶，是C大法学院的大一学生，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祝锦官随便想想便了然于心。因为只有富二代才会如此张扬，在明明还没有资格考取驾照的时候已经可以开着一辆奔驰的敞篷跑车，拉风招摇地去分手了。

还好死不死地撞倒了她。

虽然后来祝锦官如期参加了高考，但是到底在考前那么折腾了一回，发挥很不稳定。那年数学试卷极难，她拿到卷子的时候脑袋就糊掉了，像是被灌进了热滚滚的糨糊，开考半个小时了，仍一个数字都看不进去。后来，她索性放下卷子调整了半个小时才动笔，出考场的时候腿都软了。她一个劲地冲爸爸掉眼泪。

一直哭到家，祝锦官对爸爸说：“老爸，我上不了北电也上不了传媒大学了。”

祝爸爸就说了一句话：“闺女，我和你妈妈也不想你离我们那么远，考不上正好。”

说完，他便拉着祝锦官吃饭去了。祝妈妈什么都没问，做了一大桌子菜等父女二人回来。默默吃完饭后，她对祝锦官说了一句话：“官官，之前子言打电话来说让你考完试给他打个电话。”

“打什么打，我考得不好，才不要和他说呢！”祝锦官没好气地道。

这时，程子言又打过来了，祝爸爸接过电话，帮祝锦官敷衍了几句便挂掉了。看见祝锦官正拉长了脸瞪着他，祝爸爸便笑道：“官官，子言说今年的数学普遍都难，预估省均分是七十分。他还说让你好好儿准备下一门，考一门扔一门。”

“我才不要他好心呢，他是考试机器，我又不是。”祝锦官一扭头，转身回房间休息去了。

当时她的心情真是差到了极点，她从小无往不利，再难的考试也没有失手过，唯独这一次，那考场中脑子瞬间空白的可怕感觉在一秒之内便迅速击垮了她。那空白的一个小时中，之前的过往如走马灯似的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放。她为了所谓的梦想，第一次出省便是去了千里之外的北京，补习、报名、考试，一关一关慢慢地走到了今天。

从小也算是娇生惯养的祝锦官，在此前并不知道人生可以这样来活：第一次去北京考传媒大学的时候，一个学校只有她一个人，单枪匹马，爸爸陪着她。因为没有经验，到了北京甚至临时找不到宾馆，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离考点较近的地下室住下来。之前，祝锦官根本没有见过地下室，刚进去的时候就感到了一阵眩晕，觉得呼吸不畅，地底下连时钟都不准，手机也没有讯

号，为此差一点就错过了考试的时间。

虽然第二天爸爸就去订了宾馆，可是地下室的记忆却让祝锦官永生难忘，也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做编剧、当导演，呵呵，光想想都能让人立即心潮澎湃。

可是，考完数学，从考场出来的时候，祝锦官便明白，自己大概再也不能谈论什么所谓的梦想了。

现实永远是最铁腕的那一个。

躺在床上，祝锦官收到陆正轶的信息：“泡芙，今天看到你了，你哭起来那么丑。”祝锦官撇了撇嘴，继续往下翻，“泡芙，你来C大读书吧，以后我罩着你。”

果然被乌鸦嘴陆正轶说中了，祝锦官的高考数学成绩遭到了意料之中的滑铁卢，只刚过及格线而已，靠着其他几门的高分，才好歹混进了C大，但又很悲催地被调剂到了自动化系。

开学第一天，她就看见陆正轶抱着双臂站在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下冲着她笑：“嘿，泡芙，欢迎来到C大。过来，学长领你参观校园。”

那天，陆正轶穿着一件闷骚的灰色深V领Polo衫，精致的Logo在阳光下有些晃眼。陆正轶皮肤白皙，细皮嫩肉的，保养得比女生还好。他看到祝锦官显然很兴奋，远远地便开始扬声叫她。

祝锦官抬起戴着鸭舌帽的头，说：“切，陆正轶，你才是泡芙！你全家都是泡芙！”

陆正轶走过来，也不恼，拍一下她的肩，开口问道：“泡芙，你学什么专业啊？”

不问还好，一问就让祝锦官气得咬牙切齿，她冷哼一声：“我学什么专业才不要你惦记呢！”

“人家要对你负责嘛。”

鸡皮疙瘩落了一地，祝锦官忍不住退避此人三尺：“陆正

轶，不要说你认识我……”

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祝锦官，你的报名手续办好了，现在拿着你的身份证件，去办电话卡。”

是程子言。他拖着祝锦官的行李箱走了过来。

“哦。”祝锦官应了一声，赶紧回过头去，也不看程子言，匆忙地离开了。

程子言正要跟过去，听见身后陆正轶试探地叫了一声：“程子言学长？”

“嗯？”程子言闻声后，微微转身，目光却还停留在刚刚离去的祝锦官身上，并没有正眼瞧一下陆正轶。

陆正轶倒是毫不在乎程子言眼高于顶的冷淡态度，一相情愿热情地应付着一场“不期而遇”。

“啊！真的是你啊……学长，那个，你认识泡芙？哦，不，你认识祝锦官？”陆正轶实在不相信泡芙妹妹开学报个到都能请动周天大神程子言过来拎包。

“她家住我家楼上。”程子言淡淡地解释一句，并不多理会，转身走了。

【3】

祝锦官实在不能忍受一身朴素打扮的自己和身边不断走过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形成强烈的对比，真想立刻撒丫子跑回宿舍，可是突然想到华甜和自己说的，下午程子言要来的事情，不想被他看见笑话，只能忍住内心的冲动，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等待华甜的接济。

正无聊着，突然听到旁边男生宿舍的围墙上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祝锦官扭头一看，见陆正轶正咬着牙，从水泥地面上站起来。

“哈哈，陆正轶，你玩蹦极啊！”祝锦官幸灾乐祸地笑道。